



陈行国与他的布龙。

## 今年春节， 两条奉化布龙游进意大利

作为宁波市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，奉化布龙在茗雪村有800多年的历史。茗雪村的布龙手艺传承人陈行国，春节没过几天就开始忙碌起来，不仅忙着为客户赶制新龙，还要向学员传授舞龙技巧。

### 1 春节布龙亮相意大利街头

2月22日一大早，记者来到茗雪村布龙工作室。在80多平方米的布龙工作室里，大大小小的布龙、鱼月灯或挂或摆，龙跃凤鸣，让这个房间充满了精气神。

才休息几天的陈行国和家里人开始为客户赶制新龙。“年前的订单不断，一直在赶制。上班第一天就迎来了象山的第一个订单。”57岁的陈行国坐在小板凳上熟练地用竹条扎龙骨，妻子陈亚萍缝龙鳞，儿子陈亮亮做龙身，女儿陈晶晶做造型设计。

随着国外流行过中国年，陈行国制作的布龙被带到了美国、英国、土耳其、比利时、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这也让奉化布龙名气见涨。今年春节期间，陈行国制作的两条布龙被带到意大利罗马、佛罗伦萨，参加了当地的春节联欢游行。

“两条布龙是国内一家剧团定制的，在舞动过程中可以变色，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制作。和以前的布龙不一样的，如今的布龙也讲究时尚，比如布龙眼睛采用蓝色水晶。龙的嘴巴和龙鳞也从单色演变成如今的五颜六色。春节期间，布龙受到了意大利当地民众和游客的欢迎。”

### 2 制作布龙是纯手工活

布龙制作步骤多达三百余道，陈行国和作坊的工人一共6人，每年产量不过七八十条。陈行国接到的布龙订单，大多是为参加各级舞龙比赛，这类布龙从尺寸到重量都有严格规定。

“参加正规比赛的布龙，全长18米，龙头必达2.5公斤，直径在33—35厘米，舞龙杆长1.65米，需两个人耗费半个月才能完成。”陈行国介绍说，“现在肯学做布龙的人比较少，我的儿子也在学习制作布龙，起码这门手艺在我们家不能断。”

陈行国表示，“赶时间但不能手脚急，每一条龙都代表着我们奉化布龙的精神和制龙人的技艺，马虎不得。”陈行国说，做布龙是纯手工的活儿，不比流水线生产，一笔一画、一针一线间都饱含着中国文化的意蕴。

### 3 茗雪村的舞龙文化

据清光绪《奉化县志》记载，早在南宋时期，茗雪村已有舞龙，俗称滚龙灯、盘龙灯，之后逐渐演变为布龙。舞龙也由祭祀祖先、祈求甘雨的一种仪式，嬗变成为一种文娱活动。到了清末民初之间，逐渐形成了一套固有的程式。2011年，茗雪村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布龙发源地。

陈行国从十六七岁开始接触布龙，40多年过去了，一辈子没离开布龙的陈行国，不仅成了村里第五代布龙传承人，也成为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。

“村里的老小差不多过年过节都会耍布龙，也有不少人慕名到茗雪村学习舞龙。”陈行国告诉记者，“目前，奉化乃至宁波的布龙学习氛围在逐步兴起，从幼儿园的娃娃龙到60多岁的老年龙，舞龙队伍数量正在逐年上升。去年，奉化的幼儿园也成立了娃娃舞龙队，专门开设了布龙实习场，供园里的小朋友学习舞龙技艺。每年过年过节，宁波各地农村也有布龙游行活动。”

“去年，台湾新竹市的舞龙协会舞龙队使用过我们的布龙后，正考虑用我们制作的布龙替换东南亚的布龙。”陈行国骄傲地说，“因为我们制作的布龙，无论从形状、颜色以及寓意传承，都更贴近两岸的风俗习惯。”

### 4 布龙传承有喜有忧

陈行国的儿子陈亮亮今年27岁，从小就醉心于舞龙制龙，跟着父亲东奔西走传授舞龙技艺。如今，他已经是国际级舞龙舞狮教练员和裁判员。女儿陈晶晶特地学了美术设计专业，专门设计布龙、运营网站，“对于我这个小家庭来说，我的这门手艺有儿子女儿来继承，也算是后继有人了，但是对整个村、奉化甚至宁波地区来说，还是不够。”

谈及布龙的发展传承现状，陈行国有喜有忧，虽然从数量上来说，目前宁波地区的舞龙队在不断增加，但是真正专业、技术水平能跟外面其他地区的队伍进行比赛的，可以说是少之又少。

“训练一支队伍起码需要两年，学校里的学生，每年一批一批地换，往往稍微有点成绩了，学生们就毕业各奔东西了，再想要召集起来几乎不可能。就连我们本村的那支队伍，也是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。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大多数都外迁或者外出打工了，年纪大的人体力跟不上，小伙子们平时都要上班，训练的机会非常少。每次都是临近比赛的一两天，趁着晚上休息时间临时抱佛脚训练一下。九节龙一条心，缺了谁都不行，好几次要去比赛了，企业不准我们队员请假，我只能带着村里的证明，一家家上门做工作。”陈行国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，专业队伍的缺乏、资金紧张及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，使奉化布龙的传承情况不容乐观，“我能做的，只是一人之力，传承还需要更多人去共同完成，希望未来我们能有几支专业的布龙队伍，组得起来，拉得出去。”

记者 鲁威文/摄

# 游

